

■新作聚焦

范稳《青云梯》:

三段铁路历史与现代性的百年脉络

□徐刚

相较于范稳早期的《水乳大地》《碧色寨》等作品,长篇小说《青云梯》从对“异域风情”的迷恋,自觉转向了对地方历史百年风云及“民族精神秘史”的深切揭示。在此,铁路与火车虽仍是故事的主角,却有着别样的意味。作为现代交通工具的火车,其对传统价值的冲击意义不言而喻。这便正如老舍在《断魂枪》里所说:“龙旗的中国也不再神秘,有了火车呀,穿坟过墓破坏着风水。”陈建华在《文以载车:民国火车小传》中也曾感慨道:“民间的风水民心固不待言,眼睁睁看着黑压压庞大物一往无前阻我者亡地在神州大地上横冲直撞……对于一向崇尚牧歌美学的中国人来说,神经真的受不了。”火车之于中国现代性的意义,不仅在于对传统秩序的冲击,还包含殖民主义的印迹,“无论怎样书写铁路的历史,资本主义现代性发展之类的最终结论在一开始就被设定好了。落实在中国的语境里,就是铁路如何从西方帝国主义殖民扩张的工具转变为民族国家追求独立富强的象征”。铁路与中国现代性的重要关系毋庸多言。在传统势力看来,铁路是“大地上横冲直撞的恶龙”,打扰祖先的安宁,甚至被视作龙脉的破坏者。然而也正是20世纪初叶的铁路和火车,将深刻改变中国的模样,彻底颠覆这个古老国度的宗法伦理,并带来生生不息的家族传奇。《青云梯》立足于滇南地区的铁路发展史,别开生面地展现了百年来的三段铁路历史,由此呈现中国现代性的三个不同历史阶段。

首先是“滇越铁路”。这是一条东西方文明碰撞、砥砺的传奇铁路,也是范稳前作《碧色寨》的故事发生的背景。用作者的话说,碧色寨车站那时就像一块“殖民飞地”,法国人依仗不平等条约,“用火车头撞开了南中国的大门”,现代文明的“东方快车”穿越了原始蛮荒之地。在现代文明的烛照之下,传统宗法社会的保守和狭隘开始成为一个问题。《青云梯》中,表现在吴家花园的老祖吴封氏身上,她虽有看守辛苦苦抚养家族血脉的艰辛过往,却与甘愿奉献的传统地母型女性截然不同。她的尖酸刻薄、心狠手辣令人不寒而栗。用小说的话说,她活着的目的就是给晚辈们设置障碍,给岁月涂抹霉味,让鲜活的生命罩上腐烂的礼教,亲手逼死孙女吴淡菊就是一例明证。

然而,文明与野蛮的冲突之外,蒸汽机时代所带来的文明震惊效应背后,同样写满了殖民主义的征服与扩张。在彼时的中国人眼里,世界潮流犹如火车西来,势不可挡,但巨兽般呼啸的火车,不仅夺走了西南地区的丰富矿产,也惊扰了祖先的坟茔,破坏了民族的龙脉。于是,惶恐、迷惘乃至愤恨的滇南人,为反对西方强权爆发过一次“阻洋修路”的大起义。紧接着,从“重九起义”到“临安起义”,再到此后相继出场的蔡锷、朱德、聂耳,轰轰烈烈的云南现代革命徐徐展开,这是觉醒的中国之现代革命的伟大开端。

其次是小说重点展开的“个碧石铁路”。正如范稳借人物杨仲伸之口表示,火车唤醒了这片沉睡的土地,知耻后勇的中国人终于开始自己建设铁路。《青云梯》里的“个碧石铁路”,正是一条由民族资本参与修建并自主经营的“寸轨”铁路。它起于锡都个旧,终于碧



色寨,后又延伸到建水和石屏。这便引出了小说的主角滇南士绅吴廉膺和陈云鹤的故事。他们在尼复礼与弗朗索瓦的帮助下,自筹资金,克服万难,终于建成中国西南首条民营铁路。火车催生和改变着一切,从思维观念到生活方式都将被彻底改变,铁路要打破古老家族的宗法伦理,而吴家花园的秘密也终将被揭开。

吴廉膺是个特别有趣的人物。尽管吴家的深宅大院进门第一块牌匾便是由滇中名士陈其昌题的“循规蹈矩”,但吴廉膺既是“循规蹈矩”、有家国情怀的读书人,又是能敏锐嗅到商机的商人;他既精于算计,又有深藏不露的心思,革命不过是他人生的一次投资。他从来就是个声色不露的反叛者,汲汲于在时代的洪流中去获取自己的名分,实现心中的抱负。他从容不迫地游走于清军与叛军阵前,摇摆不定,两头下注。这也生动说明了民族资产阶级与生俱来的两面性;革命性和妥协性。因此,吴廉膺连同他那有着传奇历史的吴家花园,是注定要被历史所抛弃的。恰如小说所言,但凡豪门大户,大多要经历发家、鼎盛,再到衰落这样一个周而复始的循环,而《青云梯》恰恰见证了这个由盛到衰的历史演变过程,历史注定要迎来一个翻天覆地的新时代。

因此最后,《青云梯》极富意味的地方在于,作者以历史与现实的“双声部”形式,讲述了百年之后与云南相关的第三条铁路——中老铁路。正如小说所展现的,中老铁路通车了,从老挝来寻祖的华侨老先生陈怀北和他的孙女朱迪,只需换一趟车,就可在一天内从万象到建水。再加之小说的另一条寻祖线索,马克和他的曾祖父尼复礼,以及尼复礼的手稿《印度支那的杜鹃》所连带的哈尼族姑娘诺玛的故事,将边疆多民族叙事纳入“一带一路”的建设之中,由此讲述中外文明互鉴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然而这一段

长篇小说《青云梯》立足于滇南地区的铁路发展,别开生面地展现了百年来的“滇越铁路”“个碧石铁路”“中老铁路”历史,由此呈现中国现代性的三个不同阶段。作品不仅包含地方史、革命史和现代工业史,更囊括了民族交融史、世界交流史和家族血脉传承史,以其史诗性的品格,倾情书写了现代性复杂幽深的历史脉络



的现代历史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它又必然从旧时代绵延而来。从这个角度来看,大历史连续性的伟力着实令人惊叹。具体而言,小说设置的大家族开枝散叶,流散的血脉跨国寻亲的故事结构其实极富深意。如小说所呈现的,火车一通,我们的根就延续上了。声名煊赫的吴家花园虽早已隐入历史的尘埃,但绵延的血脉仍然在潜隐传承,并为今天的发展贡献着力量,这便是历史的神奇之处。在此,作为家族信物的青花缠枝莲碗残片,连同血缘与族谱的文化感召力,将一个家族生生不息的血脉传递密码紧密地勾连在一起,历史连续性与世界大同的想象也在不断闪现,由此成就了小说关于家族伦理、血缘亲情与文化传承的丰饶叙事面貌。

《青云梯》所讲述的铁路的现代性意义在于,它能把不同的人群汇聚到一起,在封闭的世界之间构筑起牢不可破的交通线,进而生发出丰富多元的情感线。这里不仅有城市与乡村的相遇,中心与边地的互渗,还有爱情和婚恋的发生、亲情和伦理的无常,更有文明与野蛮的沟通、中国与世界的联结。革命的历史风云和文明的交流互鉴,民族的团结融合和家族的血脉传承,都被小说以铁路的故事纤毫毕现地展示了出来。或许在此,“踏上功名路,一登青云梯”的意思从来没有那么简单。它不仅包含了地方史、革命史和现代工业史,更囊括了民族交融史、世界交流史和家族血脉传承史。从这个意义上讲,《青云梯》恰以其史诗性的品格,倾情书写了中国现代性复杂幽深的历史脉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

LITERATURE SUMMIT PLAN FOR A NEW ERA

《人民文学》《当代》《中国作家》《青年文学》:

数字时代的经验新变

□安怡

2025年第12期)分别从网络直播和电商纠纷的视点切入,书写数字时代的社会变迁。

新经验的发现与显影

代际的变迁与生命经验的差异,使不同作家走向各自的创作旅途。“50后”“60后”作家将目光投向被遮蔽的老年情感,将其作为值得审视的生命经验纳入书写。叶兆言的短篇小说《黄昏纪念册》(《十月》2025年第6期)直面“黄昏恋”中的伦理困境。程永新的短篇小说《羽衣甘蓝》(《当代》2025年第6期)回望了一段年轻时的“地下情”,在过往云烟中寻找新生机。

中青年作家则从庞杂的时代生活中敏锐捕捉新的经验,并通过文学作品将其定形。杨遥的长篇小说《太阳离弦》(《十月·长篇小说》2025年第6期)以1995年高考前夜为原点,勾勒“70后”小镇青年在时代洪流中的奋斗与迷失。“90后”作家周宏翔在短篇小说《盲剑客与泄密僧》(《十月》2025年第6期)中,将网游体验与现实成长相融合,书写在时代“裂变”的缝隙之间建构自我的独特旅程。蒋在的短篇小说《摆渡》(《青年文学》2025年第11期)通过机场一次短暂的“偶遇”,刻画了当代人际交往中渴望、隔膜、失恋之间的微妙状态。《青年文学》的“新作家小辑”专栏推出祝源锋、曹译等新锐作家的新作,通过书写关于电影院、贴吧、网文等不同元素的作品,展现了更年轻一代的创作探索。

城市经验持续为文学提供滋养,作家们在与城市的共生中构建起新的生命表达。《北京文学》的“新北京作家群”专栏,马亿的中篇小说《一号位》(《北京文学》2025年第12期)关注当代职场生活,勾勒职场众生相,揭示都市职场人的生存状态与人性的幽微之处。常小琥的中篇小说《污点》(《北京文学》2025年第11期)通过“文身”这一身体叙事,讲述主人公如何完成生命的成长与淬炼。

立足传统与历史的根脉

面对全球化与现代化的浪潮,作家们立足传统与历史的根脉,以当下之笔为未来续写新的篇章。“王蒙聊《聊斋》”专栏中,王蒙与读者共读《野狗》《尸变》(《中国作家》2025年第11期、12期)两篇小说,以当代视角激活古典文本,承续传统。他在短篇小说《你从我身边经过》(《人民文学》2025年第11期)中,以电梯里见到的背影为起点,打破线性的空间观,让不同的人生片段交织碰撞,使厚重的历史与时间在轻盈的叙述与回忆之间被安放,呈现出生命的温厚与丰盈。谢冕在“故里忆旧”专栏中通过《目光穿越田野》《燕园“故里十三斋”》两篇散文(《中国作家》2025年第11期、12期)追忆故乡,回望自己的成长史,完成了对精神故乡的寻找与确认。

与此同时,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也成为观照当下的重要方式。冉正万的长篇小说《屯堡》(《中国作家》2025年第11期)以明初“南北榜案”为引线,深度挖掘贵州屯堡文化,聚焦文脉传承、民族融合等主题。计文君的中篇小说《花传》(《北京文学》2025年第11期)氤氲着古典小说的独特韵味,以昆曲艺术为脉络,通过两代女性跨越多年的“风信之约”,深入探讨文化传承的核心问题。江子的散文《庐山的石头》(《北京文学》2025年第11期)借“庐山的石头”这一意象以物观史,串联起庐山的历史文脉。

在今天的文学现场,作家们正以多元的声音与时代的浪潮交织,同历史的回响和未来的召唤共鸣,在时代的流变之中守护人的情感与尊严,探求生命存在的不同姿态,印证文学作为人学的本真力量。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



■创作谈

就像我的所有作品一样,《青云梯》也源于一次文化探寻与发现。2010年前后,我为创作长篇小说《碧色寨》,到滇南一带采风。那里有一条建成于1910年的老铁路。它是当时中国第二条通往境外的国际铁路,由法国人投资修建并管理,从越南海防通到云南昆明,人们称之为滇越铁路。上世纪初,法国人依仗不平等条约,用火车头撞开了南中国的大门。那时滇越铁路沿线所有的车站站长和重要岗位都是法国人把持,铁路就像那个时代的法兰西帝国扩充殖民版图的尖兵。当地人也形容它是“一根伸进云南大地的吸血管”。法国人的火车运来各式洋货和各国的冒险家,拉来锡、煤、铜、丝绸和茶叶。可以想见,在20世纪初,当一列蒸汽机车头如一头怪兽般闯入到这片古老蛮荒的高原时,还在牛车马帮时代的云南人是多么的惊讶、惶恐、迷惘,乃至愤恨。滇越铁路就是一把双刃剑,在带来蒸汽机文明的同时,又傲慢地刺伤了中国人的自尊心。实际上,法国人并不满足于将铁路修到昆明,目光还看向云南各地,甚至邻近的四川、贵州、广西和西藏。19世纪末,中法已经在云南南方边境打了两次仗,滇越铁路就是第二次中法战争的产物。野心家们还企图通过对铁路权的争夺,挑起第三次中法战争。所幸的是,历史再没有给他们机会。

当年,我在滇越铁路上的一个特等大站碧色寨车站采访时,第一次和“个碧石铁路”相遇。它就在法国人建的老车站西端,从站房、铁轨到机车,都是小一号的,轨距只有60厘米宽,俗称“寸轨”,火车头像大地上的玩具。这条铁路起于锡都个旧,终于碧色寨,后来又延伸到建水县和石屏县,全长不过177公里。两条不同轨距的铁路在这里交会,却不接轨。人们告诉我,这是在滇越铁路通车仅仅三年后,由我们自己的民族资本修建并自主经营的铁路。这是一次被打痛之后的奋起一跃,是被蒸汽机震惊后醍醐灌顶的观念转变,是边地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无畏担当。尤为重要的,是我们把路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既杜绝了法国人的觊觎,更阻止了他们挑起“铁路战争”的任何借口。从视火车为“怪力乱神”的洪水猛兽,到自主修建属于云南人的铁路,在那个年代,能有如此勇气的中国人有几许?当时我站在铁轨上,回望黄墙红瓦的碧色寨车站,再西望同样是法式建筑风格的个碧石铁路的车站,感到自己就像站在两段历史交汇的节点上。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在这里迎头相撞,这段精彩的历史必然蕴含着动人的故事。

2022年,我感觉到写个碧石铁路的时机到了,那列湮没在历史风尘中的老火车正从大山深处缓缓向我驶来。我再次打点行囊奔走于滇南。这条铁路像蜿蜒在滇南高原大地上的一道云梯,架在古老的马帮驿道上,架在几座偏远小城的家门前。除了和一座著名的矿山相连,它并不是一条主干线。但每座城镇、每户人家,都有许多和这条铁路相关的动人故事。支撑这条铁路的不是雄厚的资本、繁忙的商旅,而是坚韧的文化,是悠久的华夏文明在面对新的挑战时那种知耻而后勇、敢为天下先的家国情怀。我像一个探寻者,在铁路的纵深处去寻找过去年代的老火车。

在为《青云梯》做田野调查阶段,我曾经徒步考察过个碧石铁路的一段老路基。一百年过去了,这条线路上的一些石砌桥梁还完好无损,有些隧道还可当通道用,深山荒野里的铁路路基上钢轨和枕木早已拆除,路基两旁荒草丛生,山花烂漫,人马牛羊常常借道而过。在废弃的隧道里,洞壁上积满了有成人手掌厚的烟垢。抠一块下来握在手里,仿佛触摸到了历史的积淀。

一个赶马人总是让他的脚底高过一座座大山,但他用一生的时间,也许也走不出高原的辽阔。云南就是这样一个古老的马帮驿道和现代的铁路并存的地方。在一些通往高原的峡谷走廊里,你可以一眼望尽这个地方的交通变迁——古驿道、溜索、吊桥、公路桥、铁路桥,以及当下的交通“新贵”——高速公路桥和高铁桥。它们像大地上鲜活的交通博物馆,把高原人渴望走出大山的梦想一步步地变成了现实。

如果我们梳理一遍云南这一百年的铁路交通史,就会发现,个碧石铁路建成之初,小火车呼啸着驶进尚属蛮荒状态的云南高原,尽管是那个时代的一次巨大的飞跃,但时速仅15公里;新中国成立后,铁路修越越宽,越建越长,速度越来越快。今天,飞驰在云南高原的高铁时速最高可达350公里。历史的车轮刚好走过一百年。中国人已经把铁路修到了境外,从昆明至老挝万象的国际铁路的贯通,意味着南亚东南亚国际大通道的国家战略已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青云梯》里,我让一个百年家族的七代人在一本书里往来穿梭,“团聚”又“分离”,“失散”又“找回”。一个百年家族的传承密码和一条百年铁路的兴衰发展,构成了这部作品的两条主线。或许,只有长篇小说,才能容得下这么漫长又繁复的“历史时空”吧!

《青云梯》是我写得比较从容的作品,我用写中短篇的劲头来写长篇,力争让每一段故事、每一个角色都准确、生动、形象。即便是写一段铁路的修建史,我也希望能写出冰冷铁轨上的温度和它的历史隐喻。

■短评

讲好太行山脱贫故事

——评阿宁长篇小说《太行赋》

□马晶晶

作家阿宁的长篇新作《太行赋》紧跟时代脉搏,聚焦新农村建设,讲述了太行山下插剑岭村脱贫攻坚和创业奋斗的故事。阿宁的作品以细腻挖掘人物内心世界见长,《太行赋》在细腻之上更增添了粗犷雄浑,在叙述内容的处理上呈现出现实主义的广度、深度与高度。

从广度上来看,《太行赋》立足太行山下的村庄插剑岭,将新农村建设的宏大题材与裴、刘、慈、韩四个大家庭恩恩怨怨的命运发展交织在一起,塑造了政、农、工、商、医等多个领域的140多个人物形象,主要人物形象鲜明饱满,次要人物个性突出,人物命运与历史语境紧密贴合。全书以人物形象的多元化与个性化塑造,展现人类生活的千姿百态。杨伯峻带领的扶贫工作队在插剑岭村、月亮湾乡、原平县、容易市穿梭往来,推动新农村建设的发展,串联起村、乡、县、市、省多级行政空间;村支书裴震山阻断新农村建设的发展,与县、市商业资本勾结,影响插剑岭村多个家庭的生存空间。正反两条线索或交叉或平行,既有宏观的历史观,又有微观的小生活。两种力量围绕事件在叙述空间里展开博弈,作品以多人物、广空间、繁事件表现新农村建设的艰巨性与复杂性,展现新农村建设的整体风貌。

从深度上来看,《太行赋》有历史的纵深度。作品立足当下又不断向过去回溯,写出百年间插剑岭历经乡村教育改革、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合作化运动、农业大寨、改革开放等时代风云的变迁与发展。历史包裹着人物的命运,阿宁在现实与历史的穿插中,以翔实的笔墨再现了几家人对插剑岭发展的深度参与,写出了村庄的精

气神。在杨伯峻的眼中,插剑岭像一个实实在在的人,它虽有软弱、晦暗的时刻,但骨子里流淌的是本分厚道、敢于迎难而上、不怕吃苦、不怕牺牲的精神,还有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因为有这份精气神的支撑,插剑岭才能打赢脱贫致富的攻坚战。正如《阳光下的独步》中失足少年的狂躁与懊悔、《坚硬的柔软》中许宾的隐忍与坚韧、《天平谣》中刘玉彬的软弱与果敢,《太行赋》也善于深入人物内心世界,揭示杨伯峻、裴震山等人物身上所展现出人性的复杂,增强了作品的真实感和艺术感染力。

从高度上来看,《太行赋》有哲学的深度感和现实主义表达的追求。扶贫工作队员江小童是一个刚毕业的女大学生,经常阅读西西弗斯神话,初读感觉这条线索似乎冗余,但西西弗斯推到山上的巨石一次次滚落,恰恰是对千难万险的扶贫工作是否有意义的追问。在杨伯峻看来,愚公移山的行为包含着必胜的决心与智慧,展现了新时代创业者的创新性思维,也充分肯定了扶贫工作必要的。作品富有理想主义的光辉,在展现两种力量矛盾斗争的同时,艰难曲折中的整体基调是昂扬向上、充满希望的,使其成为一部能够温暖人、鼓舞人、启迪人的佳作。

《太行赋》以宏大的格局、扎实的笔力和高远的立意,展现了以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处理新农村题材的艺术表现力。在书写广度、思想深度与立意高度上,这部作品不仅为读者展开了一幅全景式的中国农村社会画卷,也以深切的人文关怀绘制了一代农村人的精神图谱。

(作者系保定学院文学院副教授)

■范稳《青云梯》立足于滇南地区的铁路发展史,别开生面地展现了百年来的“滇越铁路”“个碧石铁路”“中老铁路”历史,由此呈现中国现代性的三个不同阶段。作品不仅包含地方史、革命史和现代工业史,更囊括了民族交融史、世界交流史和家族血脉传承史,以其史诗性的品格,倾情书写了现代性复杂幽深的历史脉络

范稳《青云梯》立足于滇南地区的铁路发展史,别开生面地展现了百年来的“滇越铁路”“个碧石铁路”“中老铁路”历史,由此呈现中国现代性的三个不同阶段。作品不仅包含地方史、革命史和现代工业史,更囊括了民族交融史、世界交流史和家族血脉传承史,以其史诗性的品格,倾情书写了现代性复杂幽深的历史脉络

范稳《青云梯》立足于滇南地区的铁路发展史,别开生面地展现了百年来的“滇越铁路”“个碧石铁路”“中老铁路”历史,由此呈现中国现代性的三个不同阶段。作品不仅包含地方史、革命史和现代工业史,更囊括了民族交融史、世界交流史和家族血脉传承史,以其史诗性的品格,倾情书写了现代性复杂幽深的历史脉络